

册子岛妙湾庙的汤和信仰溯源

□夏志刚

定海区岑港街道所辖的册子岛,有一座妙湾庙,古老相传,庙里主祀的老爷菩萨是明朝洪武年间信国公汤和,还流传有一句“庙湾菩萨本姓汤,光棍不应当孤孀”的俗语。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,这是舟山唯一——所以汤和作为祀主的庙宇。

—

在康熙《定海县志》中,有一幅《册子山图》,其中在南岙有庙称“礁庙”,所在地称“庙湾”,但是在《祠庙》一章中却称“塘头庙”;同时,该图中的北岙位置标注的是“白云寺”,而非广福寺。光绪《定海厅志》中,《祠庙》里只有南岙的妙湾庙和北岙的广福寺,《册子山图》倒是南岙有妙湾庙和龙王宫、在大沙湾岭北有天后宫、在长湾附近有一无名官庙。民国《定海县志》则有南岙沙湾庙和龙王宫。清光绪王亨彦所著《定海乡土教科书》载,“西南与金塘岛相对者,册子也。山分三支,东北为桃夭岭,迤南迄米箩山,其麓为南岙、沙湾(有沙湾庙、龙王宫),北为大沙湾岭,迤西南为双螺礁,其麓曰北岙(有广福寺),迤西曰西岙。土肥泉美,居民七百九十三户,物产五谷外,饶屨蛤之利。”目前实地采访所得,除土地庙外,册子岛共有各类寺庙官6所,分别是北岙广福寺、南岙妙湾庙和龙王宫、大晒网龙潭坑的龙王宫、墩里的地母娘娘殿、大沙湾岭的天后宫;从各方志的地图分析,妙湾庙就是原来在庙湾的老庙,即康熙时的塘头庙或礁庙、民国时的沙湾庙。因旧庙废于特殊年代,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在离老庙基西侧数百米的庙外山脚下,当地群众又新建了3间平屋,现已经成为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大庙。庙内新塑的老爷菩萨着明黄色五爪龙袍,即皇帝,这就是不明就里了。

汤和(1326~1395),明初将领,字鼎臣,濠州(今安徽凤阳)人,是朱元璋的幼年同伴。两人曾同投郭子兴部下,后汤和追随朱元璋打天下,屡建战功,被封为信国公,死后还追封为东瓯王。汤和与舟山的渊源非常深,但却不是个值得为之立庙颂德的渊源。汤和直接率兵征服了包括舟山在内的方国珍辖区,又于舟山海域受到方国珍部将的攻击,还建议和执行了以“防倭”为名的海禁政策。

明洪武元年(1368)二月,汤和征闽还师,军抵昌国县(今舟山市)海域,遭到驻在

兰秀山的方国珍余部叶希戴、王子贤袭击,两个指挥被杀,汤和当即派部将吴桢率兵平定叶、王二部。时隔18年,即洪武十九年(1386),汤和奉命再次来浙东沿海设防时,认为舟山岛民“外联海盗,内相仇杀,不可教化”,提出将舟山居民尽迁内地的建议,连下海捕鱼也遭禁,如“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、福建沿海城池,禁民入海捕鱼”(《明太祖实录》159卷)。洪武二十年(1387)五月,朱元璋“以昌国濒海民尝从倭为寇故”,“废宁波府昌国县,徙其民为宁波卫卒”(《明太祖实录》卷182),康熙年间《定海县志》载:“遣徙昌国46岛居民1.3万余户、3.4万余人往浙东、西各州县和安徽凤阳县,留富都乡(今舟山本岛岑港街道以东)547户、8805人。”在执行这一政策过程中,罔顾百姓财产性命的野蛮行径随处可见,硬性规定迁徙以三日为期,“国初汤信国奉敕行海,惧引倭,徙其民市居之,约午前迁者为民,午后迁者为军”(王士性《广志绎》卷4)。此后的洪武二十七年(1394)、洪武三十年(1397)、宣德八年(1433)、正统十四年(1449)、景泰三年(1452)等年代,又再三重申海禁。海禁政策对舟山来说,虽是源远流长,可谓有史以来就与舟山相伴左右,但汤和之于舟山的海禁可谓是“始作俑者、其无后乎”。奇怪的是,册子人为什么还要为他建庙塑像、供奉香火呢?

二

浙江确实有供奉汤和的庙宇,目前较活跃的有两处,一是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福泉山南麓的大嵩方桥敷普庙,该庙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(1693),1970年被拆除改建为村大会堂,1992年选址重建,现为“浙江省民间信仰活动场所”,2020年建有汤和纪念馆,论及其渊源,主要是因为大嵩本来说是明代的卫所。二是温州市龙港宁村,宁村原称宁村所城或宁村寨城,也是由汤和主持所修,嘉靖七年(1528)官府在所城十字街头创建“东瓯襄武王汤公庙”,至今保存明清建筑格式。每

三

康熙二十三年(1684)舟山展展,册子岛上一片荒凉,原来住人的村落、出产粮食的

田野都成了杂树丛生、飞禽走兽出没的场所,一切都需要慢慢地开拓。根据1999年出版的《舟山市定海区地名志》记录,清代海禁解除后,册子岛上最早的居民是顺治年间从镇海夏渡岙和慈溪迁入的夏、庄二姓,紧随其后的是康熙年间以镇海大碇为主的贺、丁、林、顾、卢5姓,雍正之后,李、张、俞、金、谢、支、孔、陆、赵、钟等姓均从镇海大碇迁入。何、乐、胡、王、稽、陈等姓虽较晚迁入,但也是嘉庆、道光年间来自宁波的奉化、慈溪、鄞县、余姚等地,仅有管姓来自福建。可见,同是一岛上的居民,明清两代已经不是同一血脉传承,海岛的文脉早已经被海禁割断,所以才会出现舟山岛上主祀汤和的官庙。

顺带说一下广福寺、龙王宫与地母殿。北岙广福寺,创建于北宋治平年间(1064~1067),原名“寿圣院”。南宋淳祐年间(1241~1252)改名广福。明初被毁,清康熙年间重建,曾名白云寺,光绪年间复名广福院。之后曾作当地小学堂,一直沿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。1997年册子完全中心小学新校舍落成,广福院经当地佛门信徒筹资重修。现在的广福寺直接传承了白云寺的“基因”,是个僧道合璧式的寺院。在大殿正中供奉三世佛,左右却供奉土地菩萨和三官菩萨;大殿东侧还有东岙殿,供奉东岳大帝和灵官菩萨。寺院管理人员介绍,旧时也是如此安置的,虽然不大符合佛教寺院规矩,但为当地群众所认可,旧时举行迎神赛会,东岳大帝也是从广福寺起坐出会的。妙湾庙的旁边有龙王宫,同时供奉有土地公婆和雷公雷母,庙祝说是向来如此,“妙湾”二字应是“庙湾”的谐音,这与嵊山岛庙山上的“妙山庙”如出一辙。大晒网岙乌沙大湾的半山腰有一水潭,泉水终年不断,久旱不涸。传有神龙居此,故名龙潭坑。坑出口有龙王宫,三间屋面,供奉龙王菩萨。每当岛上久旱不雨,岛民即来此请龙求雨,从龙潭捞一水族以作“龙王”替身,接往广福寺露天供奉,俗称“烤龙王”,待到下雨解除旱情后才送回龙潭。墩里的地母殿应当就是光绪《定海厅志》图中未作文字说明的庙宇,供奉的是地母娘娘,这目前在舟山也是唯二的。

海上诗路文化

寄禅思于山水 化神圣为笔墨

——晚明文人张岱笔下的普陀

□李松龄 韩伟表

说起明代文人张岱,舟山文史界不可谓不熟。在他的笔下,普陀山的自然风光美轮美奂,“海天胜境”的美好展现得淋漓尽致,引人无限遐思。也许这也是普陀山除佛教文化兴盛之外,“携山海之胜”名声远扬的根源所在,也为“国际海岛旅游目的地”品牌之后的不断深化打造提供文化借鉴。

张岱(1597—1689?),明清之际诗文学家。一名维城,字宗子、石公,号陶庵、蝶庵。绍兴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,侨寓杭州。出身于书香门第,早年受李贽及公安派、竟陵派影响较深,不事时文八股,贬斥理学。明亡,入嵊县(今嵊州)西白山中著书。为晚明散文小品大家,文笔清新,时杂诙谐,作品表现出明亡后的怀旧感伤情绪,多脍炙人口之作。著有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。诗文集今存《琅嬛文集》《张子文钞》。另著有《石匮书》,现存《石匮书后集》,记载崇禎至南明史事。今人有《张岱诗文集》整理本。

张岱普陀之行的缘由

张岱于崇禎十一年(1638)游览普陀山,这次远游是受其信仰佛教的母亲影响,游玩山水,参观名胜。然而,此次游览他与众多香客不同,不仅是为了烧香敬神,求佛许愿,而是赋予了普陀山另一种“情志”。他在文章开篇就立论,定下了基调“补陀以佛著,亦以佛勿尽著也”。这句话是全篇的文眼,张岱一针见血地指出,普陀山的光芒被其佛教圣地的身份所掩盖。绝大多数香客“见佛则去,三步一揖,五步一拜”,而对普陀山本身的山水奇绝却视而不见。这使得普陀山虽名扬天下,但其自然之美在文学地理中却是一片空白。正是在此背景下,张岱提出了自己此行的使命:“余至海上,身无长物足以供佛,犹能称说山水,是以山水作佛事也。”这是一种全新的价值观。当众人以“钱米”供佛时,张岱宣

称自己将以“笔墨”供佛,用生花妙笔为这片被忽略的山水立传。他自豪地宣称:“自今以往,山人文士欲供佛而力不能办钱米者,皆得以笔墨从事,盖自张子岱始。”这不仅是一句戏言,更是一篇文学的独立宣言。它将文学创作提升到与宗教供奉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,强调了文人以自身笔墨发现美、记录美、创造美的独立价值。这是晚明个性解放和文人自觉精神的极致体现。

《海志》中的别样普陀风情

张岱注重实录,擅长对山水景致进行传神勾勒,突出其特色。

“日途见日出,天涂朱,无光泽,日果白而扁,类果盒。渐始始满,方有芒角射人。吴莱谓:‘日初出,大如米筛,薄云掩蔽,空水弄影,恍若铺金僧伽黎衣,或见或灭。’此言其充满注射之状,非初起时也。余所言扁,意天际阔大,方升时,远处倩徒,尚见其仄。昔人云‘日如蒸饼’,或形似之。”

张岱刻意摒弃“日出江花红胜火”的烂漫想象,以冷静的客观记录呈现视觉真相:“天涂朱,无光泽”——破晓时的血色苍穹竟无辉光,“日果白而扁”——初升之日苍白扁平如食盒。这种祛圣化描写与吴莱“铺金僧伽黎衣”的佛化意象形成尖锐对比,体现晚明文人“格物致知”的实证精神。尤以“果”字绝妙——非惯用之“皎”或“皓”,而取呆滞无神之态,忠实记录日光未焕时的物理本相。吴莱描绘的是光晕满盈时的辉煌瞬间“光满注射之状”,张岱则聚焦于光芒未绽的物理本真。两相对照既破除前人书写定式,更暗合全文“破妄显真”的宗旨,正如前文他所强调的“以山水作佛事”,此处亦剥离关于日出的诗意想象,还其自然本相。

《海志》还以其奇崛的笔法,挖掘了普陀别样风貌,展现了一个动态的、可感的普陀。触觉上,登招宝山时“风劲甚,巾折角覆顶上,衣襟褶翻幅,簪率自旋”。他不仅写风大,更写风如何撕扯头巾,鼓动衣服、甚至仿佛要把线脚崩开,极尽夸张之能事。视觉上,在三山大洋,风浪“轰怒非常。或大如五斗瓮,跃人空中,坠下碎为零雨。或如数万雪狮,逼入山礁,触首皆碎”。比喻奇诡磅礴,将无形的巨浪化为具象的“瓮”“雪狮”,画面感、冲击力极强。听觉上,写潮音洞“吞吐怒潮,作鱼龙吼嘶声”;写夜半风定后“山奥月黑,短松怒吼,张髯如戟”。声音被赋予了形态和性格。在如此美妙的情景下,他还产生了幻觉“舟如芥,人如豆,闻人声嚶嚶如瓮中蝇”,极写其高险,并生出“余亦芥中豆也”的渺小之感,充满哲学意味。

除了美景外,张岱还细致记录了普陀山的民俗特色。例如,撒纸钱拜龙,“舟人撒纸钱水上,仆仆亟拜。余肃然而恐,毛发为竖。问渠何拜?答曰‘有龙也。’香客燃顶燃指,“是夜,多比丘、比丘尼燃顶、燃臂、燃指,俗家闺秀亦有效之者。燕炙酷烈,惟朗诵经文,以不楚不痛不皱眉为信心,为功德。”以及普陀山的货郎芦声“市海贝、蛸螺、风藤、风兰、佛图山景之属。寺门伫立,皆四山五岳之人,方言不辨,中多漳州人,绛幘赭衣,是钓船上水手”等,笔触冷静,近乎白描,这为明代海洋民俗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。

“余问住僧‘志中言潮音洞大士现种种奇异?若住此,曾见乎’,僧曰‘向时菩萨住此,因万历年间龙风大,吹倒石梁,遂移去梵音洞住’。余不敢笑,作礼而别。”

对于信仰佛教的人来说,烧香拜佛,寄托佛祖,仿佛已是家常便饭,而对张岱来说,他既关心这些“信仰”,可当住僧说起菩萨搬家的事后,他既想笑,又不敢,如此忍俊不禁的表情正是他既亲近佛又敢于疑佛态度的彰显。

“以山水作佛事”的当代回响

张岱“以山水作佛事”的本质,是将自然体验上升为一种精神修行与生命感悟。在当代语境下,其意义不仅在于个体心灵的安顿,更在于为文明发展提供另一种可能,以审美超越功利,以生态平衡人类中心主义,以文化传统滋养现代性批判。这种态度呼吁人们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、历史、文化的关系,在物质繁荣之外寻找更可持续的精神家园。

然而,当代社会人们常被消费文化和功利主义主导,人与自然、与自我逐渐疏离。张岱的山水佛事态度强调“少欲知足”,通过极简的自然体验,丰富精神世界,而非依赖物质堆积。这种理念可批判现代社会的物化倾向,倡导一种更简约、更具精神内涵的生活范式。中国自古就有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,张岱的山水书写给予传统文化一定的传承。其在《海志》结尾将山水关系与人体结构类比:“而补陀又簇居山窟之中,水之不能离山,性也。使海徒瀚漫,而无山焉为之固肌肤之会,筋骸之束,是有血而无骨也。有血而无骨,天地亦不能生人矣,而海云乎哉。”提出了核心观点:水不能脱离山而独立存在,正如人体需“肌肤之会,筋骸之束”的骨血相融。若大海只有浩瀚无垠之水而无山峦为依托,则如“有血而无骨”,违背天地生人之道,更违背海洋存在的本质规律。

如今,在全球化浪潮下,“天人同构”的传统文化思想正在转变成“以人为构”,“城市化”仿佛已经成为现代文明钢筋水泥建设的一张名片,而那些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只能作为传统与历史的遗存,如何让更多中国美学元素绽放与应用依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,是我们思考的课题。

作者单位:浙江海洋大学